

你说你做了个梦，就刚才，睡在她身上。她说，是的，只一会儿，还同你说话来着，你好像并未完全入睡，她说她摸着你的时候，就在你做梦时候，她也感觉到了你的脉搏，只有一分钟。你说是，前一刹那还什么都清楚，感到她乳房的温暖，她腹部的呼吸。她说她握着你的时候，触碰到你的脉搏。你说你就看见黑色的海面升了起来，本来平平的海面缓缓隆起，不可以阻挡。涌到面前，海天之间的那水平线挤没了，黑色的海面占据了整个视野。她说，你睡着的时候，就贴在她胸脯上。你说你感到了她乳房鼓涨，像黑色的海潮，而海潮升腾又像拥起的欲望，越来越高涨，要将你吞没，你说你有种不安。她说，你就在我怀里，像个乖孩子，只是你脉搏变得急促了。你说你感到一种压迫，那鼓涨，伸延而不可遏止的海潮，变成一张巨大的平面，向你涌来，没有一丝细碎的波涛，平滑得像一匹展开的黑缎子，两边都没有尽头，一无滞涩，流泻着，又成了黑色的瀑布，从望不到顶的高处倾泻而下，落入不见底的深渊，没有一丁点阻塞。她说你真傻，让我抚爱你。你说你看见那黑色的海洋，海平面隆起的波涛，尔后便鼓涨舒展开来，占据了整个视野，全不容抗拒。你在我怀里，她说，是我拥抱你，用我的温香，你知道是我的乳房，我的乳房在鼓涨。你说不是的。她说是的，是我握着你的时候，摸着你的悸动的脉搏，越来越强劲。你说那涌起的黑色的波涛里有一条白的鳗鱼，润湿，平滑，游动着，一像一道闪电，还是被黑色的浪潮整个儿吞没了。她说她看见了，也感觉到了。然后，在海滩上，浪潮终于过去之后，只剩下一片无垠的海滩，平展展铺着细碎的沙粒，潮水刚退，只留下了泡沫，你就看见了黑色的人体，跪着匍匐蜷曲在一起，蠕动，相互拱起，又扭曲绞合，又角斗，都一无声息，在广漠的海滩上，也没有风声，扭曲绞合，起而又落，那头和脚，手臂和腿，纠缠得难分难解，像黑色的海象，却又不全像，翻滚，起来又落下，再翻滚，再起再落。她说，她感觉到了你，一番激烈的搏动之后，又趋于平缓，间歇了一下，再搏动，再归于平缓，她都感觉到了。你说你看见了人样的海兽或兽像的人的躯体，黑色平滑的躯体，稍微有些亮光，像黑缎子，又像润泽的皮毛，扭曲着，刚竖立起来又倾倒了，总也在滚动，总难解难分，弄不清在角斗还是屠杀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一丁点声响，你清清楚楚看见了那空寂的连风声也没有的海滩上，远远的，扭曲滚动的躯体，无声无息。她说那是你的脉搏，一番激烈的搏动之后，又平缓下来，间歇了一下，再搏动再间歇。你说你看见那人样的海兽或兽像的黑色平滑的躯体，闪着些微的亮光，像黑缎子，又像是润泽的皮毛，扭曲滚动，难解难分，没有瞬息休止，缓缓的，从容不迫，角斗或者是屠杀，你都清清楚楚看见，平展展的海滩上，在远处，分明在滚动。她说你枕在她身上，贴着她乳房，像一个乖孩子，你身上都出汗了。你说你做了个梦，就刚才，躺在她身上。她说只有一分钟，她听着你在她耳边的呼吸。你说你都清清楚楚看见，你也还看得见，那黑色隆起的海平面，缓缓涌来而不可阻挡，你有种不安。她说你是个傻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可你说你明明看见了。清清楚楚，就这样涌来，占据了整个视野，那无边无际的黑色的浪潮，汹涌而不可遏止，都没有声响，竟平滑得

如同一面展开的黑色缎子，倾泻下来又如同瀑布，也是黑色的，没有涨滞，没有水花，落入幽冥的深处，你都看见了。她说她胸脯紧紧贴住你，你背上都是汗水。那一面竖起的光滑的倾泻的黑墙令你不安，你身不由己，闭住眼睛，依然感觉到自身的存在，听任它倾泻而不可收拾，你什么都看见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那倾斜了的海平面，你坠落下去，又飘浮着，那黑色的兽，角斗抑或屠杀，总扭曲不已，空寂的海滩，也没有风。她把你枕在她怀里，凭触觉记住了这一切细微末节，竟又不可以重复。她说她要重新触摸到你脉搏的跳动，她要，还要那扭曲的人形的兽，无声的搏斗，是一种屠杀，流动纠缠绞合在一起，平展的海滩，细碎的砂粒，只留下泡沫，她要，她还要。那黑色的来潮退去，海滩上还剩下什么？